

老街新韵

□童鸿杰

柴桥，原是芦江上的一座石桥，相传由柴姓人筹资建造，桥名、地名便由此而来。旧时，柴桥水陆四通八达，商贸繁荣，老街两边店铺林立，商贾集散，素有“小宁波”的美誉。

水过留痕，桥行有根。时间会让昔日的繁华变成今时的旧景，也会让今天的我们被历史的印迹所深深吸引。

如今的柴桥，旧建筑多已大改，但临近老街的河道仍可见昔日古航道的影子。河道边还散落着几间老宅，后门就挨着河畔。石板搭建起的河埠头如今成了浣洗衣物、交流情感的去处，当年却有不知多少人在此处上船一路走向宁波，走向全国，走向世界。

柴桥靠海，其下属的穿山曾是远近闻名的渔码头。我的奶奶，年少时曾是一家渔行掌柜的女儿。据她说，那时码头上一年四季海鱼不断，黄鱼、梅鱼、鲳鱼、鳓鱼、带鱼等数不胜数。至于现在流行吃的虾蛄（皮皮虾）是不屑吃的，那是给猫猫狗狗才吃的边角料。那时候，码头的孩子都会唱：“白白银蚌下酒菜，大大台虾搬上来，新风鳗鲞味道赞，红膏呛蟹大下饭……”

每次她说起的时候，我总是一脸向往，向往穿越时间的航行，向往源自船头的号子，然后在她慈祥的声音里听到海的呼吸，闻到一排排鱼干、虾干、鳓鱼干的香气。

旧时，老街多渔行。掌秤的师傅手握秤杆，瞄眼秤花，就会用方言亮开嗓子：“上账嘞，上账嘞，黄鱼一斤三两，三角两分。”一看一唱，不差分毫。如今老街的海鲜味犹在，渔行都搬到了一旁新建的菜场里，旧秤都改了电子秤，只是老板的手艺还是一如既往。随手把虾一抓，秤上一放，“十块五角，您付十块”。买的乡邻从来不会计较，有外地来的人信不过，拿去市场的公平秤上称，那绝没有短斤缺两的。

如今来柴桥的人，多是奔着著名的柴桥生煎。东方发白，生煎的香味已从老街里溢

出，花上几元钱，吃上五六个生煎、一碗馄饨，多么落胃。我去的时候，刚好开锅，“您十个、您八个，外面打包三十个”，戴眼镜的老板记性还是一如往常的好，打扮也是十几年不改，脸上笑起来的褶子更深了，看得出来，小日子红火啊！

吃罢生煎，沿着老街消食。老街上，锡器、铜器、铁器、木器、竹器等店铺一应俱全。宁波人儿女订婚须由男方送麻饼、喜糖等聘礼到女方，老街的南货店是定这些物品的首选。如今，那虎头包还是有棱有角，红纸上手写的福字还是赏心悦目。你若是拎上几盒红枣、桂圆去拜访姑婆舅婆，依然是分量十足。

街上的布店也是有故事的地方。从前的夏日，手头有点钱的女主人会盘算着给家人扯块细布做件短衫，春秋两季则给“阿大、阿小”扯几尺蓝布做罩衫，有女儿家的再给囡扯块花布，姑娘家打扮打扮才好看呀。如今，虽然网购发达了，但是来老街购布的人也不少，尤其是老一辈的姨娘们。对了，老街有一家棉布商店的老板和我朋友是亲戚，慈眉善目的老板娘对于老主顾，那总是大手一挥，给个“骨折价”。

游完老街，将近中午，在巷尾看到了不少生动的市井墙画。卖米的正大行、卖海鲜的衡记行……各类老行当都一一呈现在墙壁上，画面生动形象，人物栩栩如生。是啊，时光流逝，老街从前的繁华面貌很多人都不曾见过了。如今在沿街围墙上画上柴桥老字号的图案，既增加了人文底蕴，也提升了老街格调，还能防止乱涂乱画，真是一举三得。

去往停车场的路上，经过福建千里香、重庆杂酱面、广东烧鸭面等店铺，在那里就餐的充满朝气的顾客，很多都是新宁波人。在宁波不断演变的版图上，柴桥，还有无数的甬城小镇早就告别了沉重的叹息、压抑的悲泣，拥有了更新的气象和绚烂的样貌。

金风送爽，老街的韵味越发浓郁了。

深秀谷

□魏人彪

林子十分茂密，碧叶重重遮蔽着头顶的一角蓝天，所以尽管山谷不深，天空却显出不一样的遥远。

四明山庄深秀谷，我不是第一次来。以前，多是陪着人或被人陪着来，这一次，作为听众来观摩在山庄举办的一个演讲选拔赛，才有机会在将近黄昏时分走进这个有着深秀之美的小山谷，独享这份宁静。

从路旁的小径弯进，穿过一片小树林，所有的嘈杂都一下子被屏蔽在外了。一个人，不必在意陪着人或被人陪着时必须的谈笑、举止、步幅等等是否恰到好处，可以一心专注于脚下和侧畔：步道铺设的石块的拼接是否体现了匠心、一条斜逸的绿枝悄然拂过头顶时绵柔合刚的感觉、似有若无的一缕清香是来自哪一棵草木……

流水淙淙不绝，偶尔有一两声鸟的啼叫，平添了山谷的幽静。不是了无声息死寂般的肃静，是鲜活的静，是有生命的静，是向深井中丢下一颗石子，侧耳倾听，在跌落、碰撞的回响中才会显示出的那种幽深的静，神秘的静，广阔而丰满的静。

贴着岩壁，有一座30平方米大小的水池。上面泄泻下来的水在池子里稍事休息，便又匆匆流下山去。可我不明白，在这千米之巅的四明山峰顶，哪来日夜潺潺不竭的泉水？池子宽的一侧，是一排六七个墩子的“汀步桥”，池子长的一侧，则是一座窄窄的迷你型栈桥，像浮在水面上似的。在两座桥上来来回回踱着，思想也如这清澈的池水表面，荡不起一丝丝的波浪。黄昏本来就是落寞的，而那几枚在水面上一动不动的叶子，仿佛一只只失去生气或者说不屑看我一眼的眼睛，把这样的落寞放大了极致。桥栏上几处青苔，一只叫不上名字的小虫子在其上摇摇摆摆艰难跋涉，它一定是误入外途，错将这当作锦绣大道了。

小风吹过来，很清新，很凉爽。一些不同形状、不同颜色的吊牌用细链系在树干上，凑近去看，是林木科普。反正也是消磨时间，我便一棵树一棵树地读起来。这是红果冬青，上写“冬青科，冬青属，常绿乔木；聚伞花序生于当年生枝叶腋，花淡紫红色。核果椭圆形、深红色。花期5—6月，果熟10—11月，雌雄异株”。那是紫叶李，“蔷薇科，落叶小乔木；观叶树种，叶片紫色发亮，宛如不败的花朵，风景靓丽”。这边樱花，写着“蔷薇科，樱属。落叶乔木，著名观花树种，因原产日本，故又名日本樱花。四明山樱花种植面积大，品种丰富，具有‘中国樱花之乡’称号”。那旁合欢：“又名绒花树。豆科、合欢属。落叶乔木。山东省威海市市树，寓意夫妻和睦，家人团结。”缓坡上一簇茂盛的灌木，细枝上也挂着一个吊牌，心里好奇奇怪，便攀上去看个究竟，才知是高山杜鹃：“杜鹃花科，杜鹃属，常绿小灌木，高可达1米，分枝繁密；植于庭院花坛中，亦可作切花瓶插，有较高的园艺价值。”因来得不是时候，杜鹃还未生花事，只有一团浓绿如墨。回谷口，面前一树，其羽状叶片在淡薄的天光里一片艳红，恰似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，是羽毛槭，“槭树科，槭属。飞翔着红如火凤，散入两道迎贵宾。”

我一时愣怔在树的跟前，我的心仿佛被羽毛槭的“熊熊燃烧”照耀着，一派明亮。

这些树，就是这样默默地生长在偏僻的山谷中的。时光流转，云水千年，无论锦时花开，还是繁华落尽，都一如既往。

人生又何尝不应如此呢，“陪着人或被人陪着”都好似花开有时，都是生命中一段过程、一些环节而已。马尔克斯在《百年孤独》中说：“生命从来不曾离开过孤独而独立存在。”花开，不为之喜；花谢，亦不为之悲。不羨浮云，淡然得失，澹泊宁静。因为只有孤独是永恒的。

人，假如活成了树木的样子，应该是最自然、最好的境界了吧。

有一些地方适宜独自一个人去，比如，深秀谷。

总第7030期 配图 汤青 投稿邮箱：essay@cmb.com.cn

